



以右臂的代价

桑 麻 著

第三屆冰心散文獎得主
（美文）专栏
「我的沉重的纪念碑」



以右臂的代价

桑 麻 著

W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ISBN 7-5306-4111-0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以右臂的代价 / 桑麻著. -- 南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13.11
ISBN 978-7-5500-0820-5

I. ①以… II. ①桑…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61820号

以右臂的代价

桑麻 著

-
- 出 版 人 姚雪雪
 - 责任编辑 胡青松
 - 书籍装帧 方 方
 - 制 作 周璐敏
 - 出版发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 社 址 南昌市红谷滩新区世贸路898号博能中心9楼
 - 邮 编 330038
 -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 印 刷 江西千叶彩印有限公司
 - 开 本 850mm × 1168mm 1/16 印张 16.75
 - 版 次 2014年4月第1版第2次印刷
 - 字 数 150千字
 - 书 号 ISBN 978-7-5500-0820-5
 - 定 价 33.00元
-

· 赣版权登字 05-2013-370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邮购联系 0791-86895108

· 网 址 <http://www.bhzwyy.com>

· 图书若有印装错误, 影响阅读, 可向承印厂联系调换。



自序

2009年，《美文》杂志以“我的沉重的纪念碑”为总题，刊发了我的反映农村计划生育阶段进程的系列之作。这一年，我比任何时候都更敏锐地感到时间的宝贵和逝去的迅疾。当我写作时，它回退到1990年代，当写作暂停时，它又恢复了一往无前的流淌。我的人生和生活呈现了前进与后退的往复幻变。

明眼的读者看得清楚，这个系列中的叙述者“我”并不决然等同于现实的我，他有时候是，有时候不是，有时候部分是，有时候全然不是。“我”实际上是他和他们的代言者。不是要故弄玄虚，而是题材使然。内容总是先决地行使着它对形式的支配权。

我在1990年代的乡镇工作了六年，应该说对当时乡村工作、生活的主流是熟悉的，毫无疑问，计划生育是无可回避的重要内容，抑或主要内容。它在我的文字中得到反映是必然的，只是时间早晚的事情。然而，欲丰满厚重地撑起这一题材，我的经历和经验尚显单薄、狭隘和不足。好在那个时候，全国几乎所有乡村无一例外进行着相同的工作。从宏观上打量，结局似乎千篇一律，从小的方面审视，从每一个个体情况观察，却又千差万别。不必远搜，身边同事和朋友就能提供许多新鲜的前所未闻的素材。因此，分享他人的故事和体

验，成为顺理成章的选择。“我”以不同身份，从不同视角讲述自己的闻见，尽可能使叙述客观、平和、准确。现在看来，这也许是一个最佳选择。

这次写作始终伴随着精神和身体的双重压力。它不像以往的写作，带给我放松和愉悦，相反却带来紧张、疲惫、困顿、窘迫、尴尬、压抑、忧虑、愧疚等种种复杂体验。那些原本隐没沉寂于时间深处的事件，形象模糊死灭的人物，在形成文字的当儿全都纷纷显影，重获新生，报以遥远而迫近的回答。**重述历史，需要与最初经历时一样的呕心沥血和煞费苦心。**我感慨万端，思虑难眠，为他人，为自己，为当年。那时的我不仅纯粹、坦率、认真，而且无私无畏，激昂慷慨，大义凛然。

首篇《十六个村庄的白夜》刊出之后，我最先得到的不是讲述的快感和收获的喜悦，而是朋友、同事传达的忧虑。他们为我捏了一把汗。刊出篇目持续增加，更多的人开始为我担心。他们认为我闯入了禁区，涉足了以往少有人涉足的领域。许多当事人被激烈的声威浩荡的计划生育运动裹挟而噤若寒蝉，有的不具备言说的能力和条件，保持了沉默。他们普遍表现为回避、隐忍或麻木。他们没错。回忆和言说只能触痛灵魂，带来耻辱和二次伤害，从另一种意义上讲，选择沉默和遗忘等于选择疗伤和自救。他们需要。**我心存隐忧，但叙述和写作的欲望始终不灭。**我在思忖，所谓禁区是否真的有？它是客观存在的，还是人的心理幻觉？我相信他们的担忧出于对我的关心和爱护，出于对一项基本国策

反观审视时的小心谨慎，出于对过往经历的心有余悸，而非当下现实的触感和映照。

“我的沉重的纪念碑”系列，反映了计划生育政策下人尤其是广大育龄群众在彼时彼地的生存状态。“我”道出了真实。一个讲了真话的人，不必忧心忡忡，畏首畏尾，患得患失。历史需要真相。时代需要真话。随着写作的推进，我的信心和胆量与日俱增。题材经受阳光、获得生命并日渐强大，反过来赋予作者自信和勇气。《十六个村庄的白夜》后来入选“2009河北散文排行榜”，《我梦见我有一千间新房》入选“2009中国散文排行榜”，《偏锋》入选《散文选刊》“2009华文优秀散文排行榜”，《穿越十三年的刀光》入选“2010中国散文排行榜”。编辑、选家、评论家及有关方面给予这组文字以关注、肯定和荣誉。编辑培植了它，而后是读者的接受。我发现，只有突破心理禁区，才会感到写作的道路如此宽广。

现在，我想说出在这个系列中没有说出的话：在中国实行了四十多年的人口和计划生育政策，是历史和现实的抉择。这一抉择同样是无奈、必须和必然的。它对我们国家和民族，对世界做出了巨大而悲壮的贡献。不可否认，为了实现控制人口的目标，数以千万计的家庭做出奉献和牺牲。对那些家庭和个人而言，其奉献和牺牲同样是巨大和悲壮的，是惨痛和沉重的。那些损失和伤痛终生不灭，无法修复和弥补。这个遍及全国乡村角落的巨大群体（存在于城镇的群体在此不论），是在生育观念，以及由此产生的生育欲望与国家政策激烈矛盾冲突中存在的生命悖论，表现为自身深刻的悲剧性。我们不应该忘记这段历史，忘记这些人，忘记这些牺牲，忘记他们支付的青春、感情、伦理、道

德、生命等经济的、精神的、物质的、身体的和社会舆论的代价。在过去四十多年里，人口和计划生育政策如此深刻地影响了几乎每一个家庭，影响了我们的民族和国家的现代化进程，现在和将来一个时期，仍将继续发生着深刻影响。有关此进程，以及此进程中发生的一切，不应该只是政策制定部门没有感情色彩的条规文本，不应该只是主管部门、统计部门、人口调查部门、卫生部门、公安部门等干巴巴的数据列表。它们不能取代人的挣扎、付出和牺牲，不能取代人性剧烈反应的事实。没有活生生的人的故事，多么不符合历史事实，多么不近情理，因而又是多么不公正。**说出真实，成为亲历者的应有担当和无可逃避的责任。**我相信，一切今天的存在，都能从历史中找到原因，换句话说，历史早已为今天的现实确立了方向，埋设了路标，铺就了道路。我们的社会正在发生惊人的进步，某些答案早已写就。美好，痛苦，曲折，甚至折腾，犹如一粒粒坚硬石子，无可选择地筑进了历史不断延伸的路基中。

2009年12月，这个系列在《美文》上走完了部分历程。2010年上半年，我继续了这个题材的写作。《百花洲》2010年第5期和2011年第4期分别刊发了其中的三篇，《天涯》2011年第5期刊发了其中的一篇。现在，我决定把后续的四篇和早些时候写就的一篇，悉数收入这个集子。它们展现的是同一内容，承续了统一风格。它们遵循共同的原则：**真实存在，客观叙述，个体经历。我有意将对于政策的认知、评论和那些故事分开。**虽然它们有着内在联系，却决然不是同一层面的东西，更不是一回事，因而不能把它们等同看待。

现在，作为一本书的写作，它已经结束了，然而，就此一领域的写作而言，只是一个开始。我深信写出的只是极其有限的故事，是这类故事中的沧海一粟。不会有人怀疑，它的存在多到举不胜举，数不胜数。而**每一个故事，无不通向家庭和个人，无不隐含着人生的离合悲欢，生命的跌宕起伏**。有些可以为外人道，有些则无法对外言说。三十年积累下的同一题材的故事不止是一座冰山，把它比作一座喜马拉雅山都不为过。

目 录

XI YOU SI DE DAI JIA

自 序 \ 1

十六个村庄的白夜 \ 1

时针偏离正午时刻 \ 11

我梦见我有一千间新房 \ 24

只有一条路通往对岸 \ 39

他们的算术 \ 54

以右臂的代价 \ 67

穿越十三年的刀光 \ 81

一个秋天的明朗和暧昧 \ 92

一九九二年的暴力 \ 106

劫夺阳光和呼吸 \ 112

杀 青 \ 125

温婉与决绝 \ 141

深冬里，整个乡在疼…… \ 155

偏 锋 \ 170

后发制人 \ 186

后遗症妄想 \ 203

活干完了…… \ 213

在黑小子餐馆 \ 228

逃跑的人 \ 235

尘世的尘 \ 244



十六个村庄的白夜

决定是在头天上午党委会上做出的。让人没想到的是，一个小时里形成的意见，竟然在第二天把十六个村的两万八千口人，推进了喧嚣无眠的长夜。



作为乡党委书记，我主持了当天的会议。从我坐的地方望出去，可以看到数十米长的甬路尽头，如果没有那堵影壁遮挡，就能看到309国道，但我没有心思注意外面的事情。我的心思全在即将开始的会议上。

那是一次党政联席会，在三间平房里召开。由于地面返潮，屋里常年充斥着一股霉味。老鼠从破败的金纸吊顶上爬过，弄出窸窣的响动。议题敏感而诱人。大家情绪高涨，各抒己见，赶走了满屋的清冷。

结果证明我的担心是多余的。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形势变化了。从我和乡长就任的那天起，不到一年时间，对九个村的两委做了调整充实。一切顺利平稳，生机勃勃。丰盈的秋天已过。农民卖掉余粮，手里有了钱，像土地一样闲下来。征收超生子女费的时机成熟了。

全县“清理四术”（“四术”即四种手术：上环、流产、引产、结



扎)集中活动拉上了帷幕。那些做了输卵管结扎的妇女,得到了乡上和村里送来的红糖和鸡蛋。个别村还有现金补助。她们的生育使命告一段落,躺在家中,守着身边的孩子,等待刀口愈合和身体复原。她们盘算着,与其躲不过罚款,不如来得早些,那样,可以安心过一个平静的春节了。

这就是我们决定征收超生子女费的背景和理由。

以前全是零打碎敲,对超生对象构不成威慑,导致征收困难。省计划生育条例规定的罚款标准成为趴在纸上的数字,难以实际兑现。强制性规定有演变成讨价还价的可能。法规是不应该被打折扣的。改变势在必行。乡村干部的观念需要改变。他们需要强心剂,需要在疾风骤雨般的行动中经受锻炼和考验。但除了割肉(结扎)疼,就是拿钱疼。对大多数超生对象而言,这次既要割肉,又要拿钱。毕竟不同于早年了。那时可以在两者之间选择。时过境迁,执行政策的力度加大了,那样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他们中的许多人需要同时面对手术和罚款,要接受或曰忍受。

正如前面交代的,征收罚款的事不到一个小时就定下来了。天时、地利具备,还需人和。人和不可能,除非有一次蜕皮式的磨炼。请客吃饭达不到目的,切断村干部的后路成了关键。需要一个缺口,或者支点。届时,所有村干部,特别是十六个村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将无法后退,他们只能向前,只能身不由己登台表演。

前提是必须要一座房屋的屋顶落地。撂倒它,撂倒它!信心和力量在房屋落地时,才会迅速升起。

我们的目光落在一个小村上。

村里的一个年轻木匠,生了两个女孩,他的妻子被证明在夏

天怀上计划外第三胎，一家人从此悄无声息地从邻居和村人的视野中消失了。他们家的大门整天关着，以后又整天锁着。这说明他们开始是深居简出，后来躲出去了。我不怀疑村干部的知情和放任。这种情况常有。毕竟要在一个村里住一辈子，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情有可原。这一次，我倒非常希望村干部能将行动的消息透露给他们。如果她同意引产的话，房屋就能保留下来，否则，只能表示遗憾。

在召开党委会之前，我委派两位同事往木匠家去了一趟。院门依然紧锁，锁头已经锈死了。透过门缝，他们看到院内芜乱的久无人居的景象。他们猜想主人至少半年没有回来了。他们见到了村支书，交代了乡里的打算。支书默认了。为防中途生变，我让他们两人晚饭后再一次去了村里，一是看看木匠回来没有，或许一切犹可挽回。二是再见村支书一面，让他调动各种关系，找到木匠，设法做通他的思想工作，把房子留下来。盖一座房子谈何容易！三是若无改变，行动将如期进行，明天百余名乡村干部参加拆房现场会。箭在弦上，势在必发。届时，我们将不再希望他回来，而是希望他不回来。

我了解村支书的性格。一个有着多年治村经验的人，不可能不知道行动的后果，但服从乡党委决定是职责要求，是起码常识。他没有金盆洗手的打算，所以，与上级党委保持一致尤其重要。木匠的行为令他气恼。他做过他的工作，对方却不买他的账，让他丢了脸面。他不是不清楚，撂倒一座房屋会种下怨恨，但更清楚，此举对他的未来管理将产生决定性的影响。照此推断，一座房屋的命运其实在很早就注定了。我们选择了这位村支书，他也选择了我们。我们的目光在同一座房屋上聚焦并交汇。

我不知道我的猜想对不对，但相信一点，一切后果总是由当家人独自承担。多年之后，在县政府办公楼前，当年的一位同事告诉我一个令人瞠目的消息：这位村支书在自家门前，被一个壮汉当街捅倒，肠子都流了出



来。下手之狠，必欲置其死地而后快。我吃惊地瞪大双眼，感觉胸腔憋闷，呼吸困难。行凶者不是那个木匠，是另外一个人。事件背后固然有着不为人知的秘密，但其性格和行为方式决定了他的在劫难逃。我真心为他祈祷。经过抢救，昏迷数天的他总算侥幸捡回一条命。

早晨，百余乡村干部在大院里集中起来。乡长在一个平台上慷慨激昂地发表动员讲话。我没有多说，期望将要发生的事情能圆满画上句号。简短集会后，大家分头赶往三里外的那个小村庄。乡司法所的同志，驾着三轮摩托车在前面开道，随后是粮站的工具车，两厢贴着大字标语，车顶安放高音喇叭，车上横放十几把铁锤和洋镐，粗壮发白的木把伸到车厢外。八九个身强力壮的小伙子，穿迷彩服，戴迷彩帽，威风凛凛地站在车上。他们背靠背，面朝外，手攥锤把和镐把，犹如临阵的士兵一样。征天牌吉普车紧随其后。乡长坐在上面，随时通过车载音响发布号令。我们还从外乡借了两辆车。那时候，乡镇之间惺惺相惜，联系紧密，不论借车借人，全都是求有求必应。我坐在最后面的伏尔加轿车上，难掩激动，也隐隐担忧。没有谁比我心里更紧张。所有人都想尽快看到事件的开始，我却想怎样才能尽快地结束。

我事先给县里汇报了行动方案。这是必须的。我得到了肯定的答复。县公安局命令派出所的三名同志赶赴现场保驾护航。令人欣慰和鼓舞的是，行动由乡党委会研究做出，意见空前一致。这是我愿意看到的。在乡里，它的意见就是一切。

我第一次看到了那幢青砖墙体、水泥打顶的房子。就其外观而

言，在村里属于上好的一栋。这正是我们选择它的原因。房子无言传递着主人要生第三胎的强烈愿望。曾经凝聚着他的勤劳和心血的房舍，现在被弃之不顾。这需要下多大的决心！在决定撂倒它之前，我们也许都暗暗算过一笔账：整座房屋的价值，完全能抵顶他的超生罚款，社会效应更无法估量。我看重的是后者。房子一倒，他们将毫无悬念地生下第三胎，且不会再缴纳超生罚款了。这也算是两讫。我们实际上暗暗成全了对方，只是外人意识不到罢了。

街上早已聚集起围观的村民。他们当中夹杂着许多来自邻村的陌生面孔。孩子们紧抓着大人的手，瞪大眼睛，注视着我们。

院门被打开，工作人员蜂拥而入。其他人只能隔着院墙猜测里面发生的一切。群情骚动，脸上绽露各种表情。少数村干部可能仍有怀疑：他们真会坏掉一座房子吗？估计最多捅几个窟窿罢了。

动手的命令下达了。紧握铁锤、铁镐令手心汗津津的乡干部，没等话音落地，已急不可待地动起手来。玻璃碎裂了，门框窗棂毁折了，院里一片稀里哗啦的破碎之声。铁器砸到墙上只留下一个白点。他们轮番上阵，镐锤之下力过千钧，几下便令他们气喘吁吁。墙壁岿然不动。劳动发明了工具，并使人愈发聪明。有人发现了靠在厨房外面的铁梯子，招呼着把它抬过来，用粗壮的绳索系住两头，多人提起、架空、悠荡起来，让能量集聚，集聚……然后猛冲墙体释放。再坚固的墙壁也经受不住巨大惯性的冲撞，眨眼之间变成蜂窝。铁锤并没有停止打击。西窗边出现了缺口，随之变得更大。墙角出现了缺口，随之也变得更大。一阵热烈的声浪。房屋露出摇摇欲坠的败象。所有人被要求退后，只有一个乡干部站在房前，他将扮演终结者角色，改写房屋的历史。他停了不到一分钟，似乎考虑怎样下手，然后挽紧衣袖，往手心吐了口唾沫，双手对搓几下，抡圆了铁锤。一……二……三……每砸一下，都机械地往后跳开，确认房屋不会马上倒

塌，再试探着靠前。……四……五……数到第五下的时候，他不数了，最后支撑的砖块被打掉。房顶似乎迟疑了片刻，突然“咔嚓”一声爆出断裂的信号，先是缓慢地而后忽然加快了下落速度，巨大沉重的屋顶势不可当地压下来，瞬间彻底垮塌。所有人的耳朵聋了半分钟。烟尘像巨浪一样席卷了整个院落，迅速扩散到大街上……

外面忽然变得静悄悄的。呼吸停止了，空气凝滞了，整个世界沉寂了。人们不想看到又想看的情景终于还是看到了。在看到的同时，全都吓傻了。十秒钟过去，人群仿佛缓过气来，发出一阵惊呼。一个老人手中的饭碗掉在地上摔碎了。几个孩子同时发出尖叫，一头扎进大人的怀抱。一条黄狗低低着头夹起尾巴窜回了胡同……

上车，乡长说。他的声音不大。上车，大家相互说。声音都不大。

车辆按照既定路线在村里穿行，车轮声疾，喇叭声咽，一天走遍全乡所有能够通行的街道。乡干部第一次贴近而真切地见识了各村内部构造。他们兴奋不已，沿途看到了沮丧，也看到了轻松；看到了摇头叹息，也看到了放纵谈笑；看到了有人缩着双肩溜墙根走路，也看到了有人端坐在村委会对面的高台上冷眼斜睨。对于遵守政策的人来说，即将开始的处罚，是对他们行为的褒奖。他们的呼吸加倍地自由和顺畅。

村中的大小街道，第一次不是因为节日而变得色彩斑斓。标语铺天盖地。街头张贴着乡政府征收超生子女费的公告，以及相关人员名单。这个名单详细列出了每对夫妻的基本情况，现有子女数，超生胎次和性别，最后一栏是应该缴纳的罚款数额。他们当天都接到了盖有乡政府大印的罚款通知书。学校提前一节放学，组织学生上街宣

乡长刚回屋睡下。我们觉得不可理解。乡长没好气地敲打他的窗户，硬把他从被窝里抠出来，撵回了村里。

我跟乡长确认再没有人回乡睡觉时，裹紧大衣上了车，又一同去了村里。

再见到那位副乡长时，天已大亮。他脸色青灰，无精打采，却不忘讲一桩轶事给我们。一个老党员的儿子生了三胎，没钱，也借不上来，看到一拨拨人来缴钱，压力很大。他对村干部说，把我捆起来游街示众，或者打我一顿吧！没人理他。副乡长说，现在不兴捆人，也不兴打人了。他说，你们不捆，我让家里人捆。你们不打，我自己打。我得起模范带头作用……说着，噤里啪啦自己打起耳光来。我说，特殊情况要特殊对待，像他这种情况就要照顾，不过不是现在。我们不能捆人，可以让他在大门口站着，给没缴钱的人做个“榜样”。

我们乡处在四县交界，征收行动波及面广，影响很大。第二天，县领导电话询问，我简明扼要地做了汇报。领导很高兴，除了肯定成绩，还鼓励了一番。最后说，外县领导跟我通了电话，方圆几十里的人，都知道你们一夜没睡。他们的觉都让你们搅了！

征收行动一直持续了三天。当天征收金额超过了应征金额的85%，接下来的两天扫清了尾欠。涉及近三百户，入账五十七万。虽然离省计划生育条例规定有差距，但已相当令人满意，以往五年征收的总和都不能与之相提并论。即使放在当下来看，也令人刮目。在行政手段日渐失去约束力的今天，每一桩征收都需要法院介入，否则难有进展。一个三十多万人口的中等县，每年数百例计划外出生对象，社会抚养费的征收大多需要法院强制执行。有一个外生对象第二次被送进看守所前，对他妻子说，不要紧，待半个月我就回来了。他想一赖到底。

罚款入账后，我们返还给各村30%，同意村干部从中列支欠发多年的

三胎3375元，依次累加。下午开始有人缴款，接着是更多的人，晚上则出现高峰。他们事先置备了验钞机，临时调整了人手，多人同时数钱、开票。为了安全起见，银行派专车来接款。百密难免一疏。在银行入库时，还是发现了假钞。

我跟乡长马不停蹄地往来各村巡视。我们约定，只问村干部吃饭没有，喝水没有，身体是否吃得消，孩子来找没有，老婆来叫没有，不问进度和效果，只通报外村进展情况。要轻松，不要严肃。通报进度可以适度夸张。某村征收三万元，可以告诉他超过了五万元。有三个村临近扫尾，可以说成五个村已经完成了任务，他们已经预订了餐厅，将不醉不归……

我第三次转到一个大村。其征收进度不令人满意。这个村将近三千口人，许多人家以屠宰为业。走到村南头，发现一户超生对象的院门关得死死的，院里漆黑一片。村干部说他一分钱未缴。难道无动于衷，旁若无事地睡下了？要不就是备好了利刃，随时迎候上门催促的乡村干部。这是可能的。单是近几年，这个村就发生过多起事件，最后都由一把或几把杀猪刀出面了断。不得不防，但绝对不能容忍。两个乡干部跑步上前，站上台阶用力拍打门环。这一拍果然拍出了动静，不是家里的动静，是门外的动静。他们把墙根蹲着的一个人拍醒了，而此前谁都没有发现。他呼的一下从地上跳起来，不要拍，不要拍，我在这儿！他是这家的主人。他既没有猫腰过来，也没有亮出杀猪刀，而是战战兢兢地给我们解释。他说他老婆去娘家借钱，走了一天还没有回来。他两顿饭没吃，一直在家里等着，不知道为什么到现在还没回来……天黑了，他在家里待不住，干脆锁了门在外面等，竟然蹲在墙根睡着了。

我跟乡长一前一后回到了乡政府，时针指向凌晨两点。有位副